



續三王外記

人天地

完

リ毎5
684



三王外記

人天地

完

リ伊5
684

外三
記王



Faint vertical text impression,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外三
記五

伊門
號
卷



續三王外記卷之一

德王紀

東武野史若無子著



正德六年丙申四月己未晦章王祖未發喪以藤太后之命使紀公吉宗為監國即德主也王紀公光貞之第三子初名賴方母巨勢氏貞享元年甲子十月壬子生於紀藩元祿中憲王過紀邸公見其三子焉憲王與其庶子賴職賴方邑為列侯秩並三万石其封邑皆在越前延寶武鑑二邑並為丹生德光錄以王邑為籍延

既而紀公告老世網教立網教薨無嗣次弟賴職立
賴職未除喪而薨於是賴方立更名吉宗

初章王疾大漸以其無子也宗室三公及特進列
相相與議於朝滄公綱條年最長位在第一專主繼
嗣之事尾公繼友孟孫也宜立而多病讓紀公紀公
亦辭然以神祖之曾孫太后重下令以紀公為嗣
云或云其議嗣君也太后曰館林侯清武者文王
之母弟今王之叔父也親莫近焉立之不亦可乎月
光太夫人曰紀公吉宗者南龍公之孫而神祖之曾



孫也且有氏望而富春秋不如立之也侍中高崎侯
詮房亦以為然遂以王為監國而後發喪時太夫
人與詮房用事凡制令皆中出大臣不與

五月庚申朔朝諸侯發章王喪辛酉王即位甲
戌葬章王於增上寺乙亥侍中高崎侯詮房古
河侯忠良皆罷

前朝諸侯之為五品者皆衣四品之服蓋文王之時
命服之王立復旧制又罷禁半藏竹橋田安清水
四城門之行人憲王以來護國寺主僧根津主嗣

等朝賀 王命禁之

七月戊午朔改元享保

八月天皇使德大寺庭田兩亞相來賜 王命

王聰明勇決識量過人厲精求治其在諒闇也召同
姓及所親近之諸侯而見之曰余自藩鎮入承大統
故多未識者是以雖在憂服見叔父叔舅既除服召
大理三官於使殿親問訟獄之苦否召見都御史監
察御史其餘諸尹衛將以下諸官長前後召諸前殿
而見之可者慶之不可者貶之大理三官及御史後亟

見之是以百官有司無敢怠懈者矣同僚相勉勵
日就月將

王在藩時伊勢山田民與紀民有爭曲在紀民山田
尹憚宗藩而弗敢斷數代去及大岡忠相為尹決此
獄得公正山田民數年之屈立解邑人稱愉快王
聞之稱其勝任及登大位先召忠相為江都尹在
江都獄刑號為平矣至民皆曰神明不可欺也王數
稱之累增秩及享年撰太常秩萬石賜爵列侯王
嘗謂大理之職繫於風化所謂共理之臣也舉非其

人不可忠相稱其職世以無寬民稱遂有此舉云又
嘗紀邠失火防火使近藤某率徒而至火將熄王
使辭之將弗內近藤不可近藤稱官內強入門而救
火王怒近藤曰此非臣所得已也公雖有命何以
廢職因視火熄而去及王即位召近藤謂之曰為
官忘其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可不謂忠乎乃遷為
隊長無幾曜親衛將小山性經男氏
憲王禁屠殺文王不好改游章王幼冲是以三
世無田獵之行王立以為王者四時之田固非為盤

樂也一以為賓客一以講武乃命有司為田獵之備
皆如古制於是鷹人循行原野百姓或辟馬下馬
王曰鷹何貴乎人詔無使下馬享保二年五月王
始如木莊放鷹自是亟出郊外捕鳥恐民之罷勞也
令馳道弗除塵肆如平日若得佳鵠王自臂之鷹
人故賤不得與士齒三年冬使屬日臂之鷹者皆比
扈衛士之理班十年三月始田于小金原後亟田獵大
蒐以講武
王立罷新法復古制者終有之蓋終身以攝位之意

行天下之事，然而至有利害者，損益者亦有之。即位之歲，罷花園官，既而罷本莊防火使及其尹。若有失火，則諸侯以下居本莊者各自出人徒救之。享保四年，已亥夏，置司里司里四人，掌都下第宅民家市廛之增減。又置散官長十人，凡游手閑散之士皆屬焉。曰：謂其士為將作之士，昔每國家有土功之事，散官皆出役。夫因名焉，云後出金以充役夫之用，以為常法。先是游手游手並為巷伯之屬，以其不類，吏置此官掌之。其班在新衛將之上。江都尹江都旧置三人，是年罷。坪内定鑑能守

而不命其代，終城滅其員。因廢鍛冶門内府。九年甲辰三月甲斐侯吉里移封於郡山。吉里者柳澤吉保之子也。使濱松侯資訓守甲城。及秋更命士甲府勤告二百人戍之。置長二人，佐四人。

享保四年己亥秋，朝鮮王使者來聘，賀即位也。文王之時，待賓之禮有加焉。變士大夫之服，盡美麗。王命復旧制，蓋文王用新井君美言，欲多改制度。王以為文過，故君美所作。王皆不悅，是以王即位無幾，君美告老。

五年甲子 猷廟罹災 王以為自 台德王至
章王六世既六廟而世世立之廟則數世之後無地
矣且古昔有廟制不如遷其主於莊廟而禘祭之
於是除神祖而為五廟
凡祭先王天皇必遣使相其禮且使浮屠誦經万
部而皇子之住持於一寺者以下天下之寺院苟賜
田宅者不論多寡不得不至東都與祭事畢有賜
而其所得不足償所費之十一也是故每有事於
大廟皆稱貸而奉職 王欲改制享保七年祭

章廟 辭皇使而誦經千部因止皇子以下天下
寺院悉以為常眾僧大悅

六年辛丑六月令猷天下田畝及民數後每七年
猷民數以為常法

王雖不自學而頗崇儒道凡佐於治者罔弗募求焉
直學士室直清數猷治國之要言且所欲為必問直
清察古聖賢之道而后行之不敢自賢而行私意從
諫如流又余甲斐文學物茂卿猷政治之書茂卿以
博覽聞自魏徂徠排程朱自為一家者也撰政談而

獻之賜時服賞之。又時之召儒官說經而聽之。欲使左右向學。以土肥元成。教授郎中少府卿。享保十二年。丁未四月丁亥朔。使物茂卿朝見。以其博覽多通也。凡陪臣不得私見。王禮也。今特使茂卿朝見。非通例也。

王行仁惠之政。使罪人從末減者多矣。享保六年辛丑四月甲午。使大理三官於吹上觀聽訟。而王親臨觀之列。相參政侍中皆陪從焉。閏七月始置櫃於大理廳前。受民投書。王親閱之。欲聞政事得失。且

使告姦訟寃。於是吏不得撓法舞文。世鮮寃民。十一月青山處士山下長亮者。稱廣內蓋兵家者流也。上封事言世人之所是非。而論政得失。其言大抵臆說而無復足

取者。王猶賜銀賞之。蓋為開言路也。長亮封事畧

是者。省冗費。吏不能貪。不徇殺人禁賄賂。止下士以下以貨與祿爵於他人。與士風。以水災為不毛之地。國邑之力不能復。故者命助之。從來於紀藩者不多。益祿之類也。稱其所非者多。蓄金幣充府庫。事未穀朽蠹之。不決斷。貸金不償之。訟禁金銀箔不信。神佛之類也。

王欲矯憲文二世奢靡之弊。務省華美。自奉儉薄。亟出令警群下。天下化之。執政及左右給事中雖貴顯。

而頗有公孫布被之風。前朝賄賂公行。王深患之。嚴禁止之。國初及今。昇平百二十餘年矣。世俗之奢侈。日增月長。婦女之笄簪。多以金銀打之。世之玩物。花勝儀弓。偶人及瑣碎戲具。皆以金銀箔飾之。於是下詔禁止。更制其度。都下祭神祠之儀。競美麗。山王神田兩祠最盛。都下八百八坊之市人。各自辨之。造巢車。裝扮俳優戲子。每一隊以隸卒圍從焉。擊鐘鼓吹竿篪。叫躍過於城中。及街衢。其費不貲。王命罷巢車及美服。後亟令節贈賄。宴饗食之設。不饒富。

又制婦女衣服。且器之度。皆用質素。王曰。近日之俗。靡々奢麗。是事贈遺。亦過分。是徒裝飾於外。而無誠意矣。若夫有實。則生芻一束。可以足已。因命足贈遺之度。

近世諸侯。習於奢侈。國用常不足。皆低首仰給於商賈。王患之。亟詔省奢。用儉。欲使諸侯各量入為出。不他貸。而自供億。故諸國有水浸潰堤防。或田畝菜蕪者。皆賜金助其工役。乃曰。若不早治。則永為不毛之地。不可奈何。如此。則其地農民失業。民失業。則國

君亦蔽國君蔽則天下亦蔽終使大高素封驕士大夫大高素封驕士大夫則武威衰武威衰而國弗亂者未之有也

享保七年壬寅春詔節獻賜之定額減舊大較十分之一又有三分之一者減半者旧大國有獻大板金一百者有獻錠銀千者今減之並為十分之一又獻時服百者易之以帛三十束之類也其他貢獻非其方物不用之而節其多品者端午重九歲暮之三節諸侯悉獻時服旧從國大小為差於是概以一補又

諸侯繼立者其父存亡共必獻其器若刀劍於是一切止之

前朝三世多費用府庫空虚王欲用經濟以充府庫然數年之弊不能卒辦且朝士一益祿者及子孫莫之減也士大夫以仰廩米者世之有增而鮮損失天下之田有限而頌世增之廩餼且藤太后天勝田院夫人院竹翁主作巨勢洋大夫人以下仰國家給者至十九房小至此會計歲如不足時岡崎侯忠之為計相王乃命忠之求間空之地苟可為蓄畝者賜其費而任土

人開墾之、然而非經三年則不得成熟、七年壬寅、七月課諸侯求粟、每万石出粟百斛、因增賜休告之年、月、以優禮之、宗室三公及列相參政、侍中太常等凡有常職而不就封者、不課之、既而列相以下有常職者、固諸^請出之、因更命之、出他諸侯三分之一、並課之、八年及十五年庚戌、罷之、三公亦諸出粟受之、僅一年而止。

王信任匡崎侯忠之、其經濟之事多與之謀、忠之亦竭力事之、嘗謀立官田之法曰、諸士一益俸祿、則至

世々萬子孫無變也、益之者衆、則大倉米不給、雖然世祿則祖宗之法不可改也已、其進高官者則祿不得不益也、若禁益祿、則獨用祿厚者如此、則祿薄者雖有才能而不得奉用矣、奪措終不得其所矣、豈用人之道哉、因問室直清、直清乃詳周世祿及秦漢以降穀祿之制而進之、且曰、由古制按之、世祿固仁政之本也、然因官職益祿者、罷官則祿亦損、而復古或新徵而賜俸祿者、其子不功勞、則不得繼父祿、如周禮官田稍食而可乎、
王意乃決、享保八年癸

卯六月制官祿之額而祿之不中數者悉益其祿祿而其所益皆非世祿在官之間益之罷則復其故名之給食王又以為小臣非蒙國用餘澤則不得畜妻孥時欲嚴用節儉故先行給食之法使小臣足以畜孥而后用之此法既行原秩五六百石之士累遷為五千石官身死則其子復故秩家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失所者終有之

王憂火災或增防火使或使街卒入城中救邸第之火都下旧以竹茅為屋者多矣因令悉改造店肆

為瓦屋又命諸大夫士以漸改造其宅為瓦屋或貸金給其費又置巡行失火之官後稍除燹火之患嘗神門外火延及護持院是憲王所造地方里許堂字壯麗無雙可憐一朝焦土先是護持院住持僧告老許之不命其後更命大家里護國寺主僧拱護持院之事而改護國寺為護持院獨觀音大士廟稱護國寺故不再造焉以其墟為原野以為都城延燒之備

憲王之時諸士多以色進是故士風日衰少年並傳

粉裝容如游冶子、賤勇力忘武備、王立欲化風而復古、故驟如朝鮮馬場、觀諸士講武、調馬、每觀之輒賜金幣、又嘗觀柳生小野山本山名等武藝、四姓皆以善刀若鎗聞者也、南都寶藏院住持僧善槍、足觀其技、寶藏院者春日之主祠也、或如隅川觀先驅之步士游泳及卒伍之放銃、於是乎不數年而士風大化、諸士善射騎者以千數、上下武藝大進、王在藩時、娶伏見親王文仁之女、無祿早世、有廢子四人、長曰長福、享保九年甲辰立為太子、更名家重。

次曰宗武、次曰源三、夫李曰宗尹、一女曰芳、不育、宗武宗尹稍長、給廩米三萬石、為閔內侯、賜宗武邸於田安門內、宗尹邸於一橋門內、王嘗謂昔者莊王封二弟於大國、清揚王封峽、憲王封館林、若世々儼之封王子、是以有窮之地、無窮之王子、則為國家衰耗之基、不如給之廩米、若無子則還諸御廩也、因問室直清、直清乃以秦漢以來列侯闕內侯等虛封之事告之、王遂決意行之、及傳位於太子、使賜二王子各廩米十萬石、以為歲費、既而以王子宗

尹之長子為福井侯宗矩養子賜名重昌皆行其素志也

台德王元和八年命駕謁日光山神祖陵寢寬永五年與太子亦行猷王即位凡三謁焉莊王亦從故事憲王在位三十年奢侈且好施予資實空虛無以供行裝於是造惡幣行銀鈔稅酒家鑄大錢王府充實倍他日將命駕而關東荐饑地震失火菑害並至遂不果行而殂文王立四年而殂章王幼弱而即世是以三世無日光之行王立將從

故事享保十三年戊申四月癸巳發駕丁酉謁陵

寢辛丑至自日光山列相岡崎侯忠之佐松平右近將監倉侯乘邑參

政大久保常春水野忠定佐渡守從焉侍中高崎侯輝貞殿特

進彥根侯直惟大殿如別路列相宇都宮侯忠真參

政本多忠伊予守統居守初命上田侯忠周居守方車駕

發疾病故使宇都宮侯代之及五月忠周薨

王常用儉素而至有義不可儉則斯然行之元祿

中改鑄大錢大板金以其和銀銅比旧制其質甚惡

王曰大板金國家之上幣也不可以質惡者行也享

保十年乙巳詔改鑄以純金於是乎大板金復慶長
之旧十二月甲子朔始行新幣

竹翁主者皇人清閑亞相昭定之姪也 憲王之時
至自京師 憲王養而子之將擇塔而嫁之未果而
殂 文王章王尋即位及 王即位享保十四年乙
酉六月詔令翁主降嫁薩摩侯繼豐命諸侯悉獻
粧奩以下資裝二十年乙卯夏詔養紀公女利根以為
子而妻仙臺侯世子宗村又使諸侯獻資裝自是以
為常法

享保十四年乙酉夏南越國貢象昔室町義持之
時南蠻貢黑象其後絕無之故雖老夫皆始見之
岡崎侯之為計相也善節用省費諸吏所請閑國用
者一切弗報可請之至再至三而後議之不得已者
可之得已者尚舍之或身親如庖厨者鹽豉鴛去病
幣大與利 王深器之然方其用法頗嚴峻嘗神門
前街火延燒其橋既而 王問忠之橋成否對曰命
匠量費用雙對未決 王弗悅曰夫神門都城之東
北門而出入者最衆矣無橋則大為衆病矣平素節

用省費則為濟急也。盡速造諸忠之謝不敏。十五年
庚戌夏，遽召監察御史於寢殿，屏左右，問士民疾苦，
且使言執政之善否。御史每預議所欲言而後至前，
是日遽不得預議，以故多訐焉。問及岡崎侯，對曰：「廉
則廉矣，然治敢行，少緼藉，吏民凋敝。」王曰：「余唯信
之，不圖至此也。」六月己酉，岡崎侯忠之罷，賜佩刀，勞
慰之。佐倉侯乘邑代之為計相。

十七年壬子，西國中國悉有蝨，大饑，安藝土佐宇
和島久留米熊本對馬其它小國數多。九月詔貸之。

且蠲其職貢。伏陽尹長崎尹及司農以務賑民不至
餓莩，有賞賜。

王憐小民不知醫，或不能求藥而誤性殞，天年詔印
刻東医宝鑑普救類方之屬而行世。或昏急之藥
方而須与民間，又聞直医之治民間之病者，免其
寓直，因以為泛施仁愛於民焉。又命林祭酒校正五
服之制，印刻而頒行天下。

享保之末，天下頻有年，都下穀賤極矣。斗米直三錢，
四分餘，大倉米每一斛六斗五升，直小板一金，小臣

命監倉吏新築
倉廩於本莊及後
草里而蓄積焉
又

大窮詔發府庫貸五百石以下者且命諸侯各自積
倉以為凶旱水溢之備焉既穀愈增賤十六年辛亥
秋命有司市諸州粟米以實廩及元文元年尚以
小板一金買米一斛五斗因下令定米價商賈比周
不買米王怒亟令民猶不從官年之買米數十萬
石後至朽蠹而不用卒棄粟數十石市人皆不曰
王曰夫穀翁是年改造金銀二幣欵文曰文故稱諸
文金銀六月始行新幣直皆如旧享保之後是歲始
改元故都下民謳曰維改元矣幣亦悛矣穀翁獨何

不變兮

尾公宗春怨已與王俱宗室之庶子而北面而事之
也曰尾紀匹也而紀公陟元后寡人為藩鎮寡人
縱不能富保四海而樂不可極乎在都邸亟微行或
登青樓召倡婦游宴夜以繼日其婦封也更造倡家
於名護城下日飲宴娛樂其他奢侈無度王嘗謁
增上寺園寢尾公先住在天光院及車駕過公自牆
上視之從士呵之不辟焉王知是尾公而釋弗治歸
罪於前驅誅之於是尾公亦誅其從臣幹事者謝之

既而王召特進桑名侯忠雅會津侯容貞及列
相議遂決策元文四年己未正月庚申使安藝侯吉長
及水戶支封賴貞賴幸如尾公宗春舩以王命數
其罪而廢之更立高須侯義淳為尾公更名宗勝召
尾相今尾侯某大山侯某以下戒喻之辛酉召諸侯
盟曰無或如尾公宗春放逸不能制馭其臣民也
王謹守成不敢妄封侯益地又不敢妄削諸侯之地
及除國故終王之世其損益者僅可屈指而數也
其國除者多早夭無子者也宗室津山侯原秩十萬

松平下路

紀後守

松平大守守松平藩

松平後守津山侯

石減其半取其族知清之子為後曰長熙又三節郡山侯忠
村原秩十萬石以其半賜其弟忠列明年忠列亦夭
終國除中津侯長邑小室不承也豐岡侯高寬並大國除然以寬
政皆立後賜長邑之弟長興秩一萬石賜高寬之弟
高永秩一萬五千石並為列侯奉先祀是皆短折而
無子者也列侯內田正編倍濃守以身放縱削其秩三千石
以萬石賜其子正親幽正編於其家終身水形身人松本侯正直
坐犯大禁國除原秩七萬石以其先世有汗馬之勞
賜七千石之邑其子忠毅知切初正直患積聚躁急身

又三節

不多唐之也

小室不承也

京極正經

長十郎

水形身人

恣不朝謁數矣於是告官娶馬法當朝而謝之尚將
不朝其臣強之朝見既訖長門支封匡廣之世子
師就有爭因擊之以刃師就傷而趨辟或曰正直性
急嘗惡其臣主水直諫此日朝疾作師就亦稱水
故急喪心兵師就云乃命拘正直於川越侯邸逾月
師就傷愈於是赦其罪使其子忠穀養之議者曰昔
者憲王之時赤穗侯長矩兵大行人吉良義英於
朝吉良傷愈得不死然以其罪賜長矩死而今救正
直夫用兵於朝則均矣然長矩當變良皇使大孔之日

傷有司正直於無事時傷外諸侯之世子非復有司
也由是觀之王之政得平矣

國初以來移封者多益邑王即位之初吉津侯昌
春移封於中津本多助芳移于飯山並益秩萬石其
後有移封者而弗復益秩唯有帶者不移封而益之
王之登大位也土浦侯政直笠間侯正岑忍侯正喬
関宿侯重之宇都宮侯忠直為列相大久保常春森
川俊胤大久保正寬為參政即位之明年忍侯正喬
森川俊胤罪三年春益土浦侯秩萬石以年老罷相

土浦侯者、憲王時為相、至今經四朝、賜杖於朝者也、其餘前朝之相、並益秩萬石、參政二人、並益秩五千石、章王之世、賜參政官俸米千苞、至此除之、先是二年九月、京兆大尹岡崎侯忠之入相、既而為計相、數年、以積勞、益邑萬石、八年四月、大阪留守淀侯乘邑為相、移封於佐倉、後代岡崎侯為計相、且王信任之、凡國家重事、皆使佐倉侯主之、延享二年二月、祭神祖於紅葉山園寢、行法華八講、乘邑相其祭、終事、益之秩萬石、享保十三年五月、參政島山

侯常春代上田侯忠周為相、益秩萬石、其他終王
之世、益邑者皆參政給事中以下、諸有司有僅受
者耳、賜爵列侯者僅三人、給事中有馬氏倫加納久
通、並賜萬石、此二人初為紀臣、從王為朝臣者也、
江都尹大岡忠相為太常、賜萬石、十四年封尾公繼
友之弟宗春於奥州梁川、秩三萬石、其明年冬、尾公
薨、無嗣、詔以宗春為後、因除梁川為縣、其後改制、不
復封三公之子弟、
元文六年辛酉、改元寬保、

二年壬戌秋霖雨八月丁亥朔河水洋溢沒木莊之
民屋溺者甚衆江都尹石河政朝島正祥為粥食饑
者閔東稅使伊奈忠達浮舟援之既而賞三人賜
金帛九月命有司治水浚川築堤使諸侯十一人助
工役備前侯繼政津侯高長門侯宗廣肥後侯宗
孝福山侯正龔出石侯正辰歛肥祐之白杵侯泰通
鯖江侯詮房丸龜侯高矩長門附庸吉川左京等也
忍侯正喬川越侯涼朝館林侯資俊岩槻侯直賢小
諸侯康周及列侯米津政丘之封內水冷尤甚矣大

害禾穀命貸之

王登極之後未嘗過諸侯邸但過田安一橋邸殊愛
王子宗尹亟過之

寬保三年癸亥秋詔戒諸大夫士及有司其略一曰
凡為宗家者宜戒子弟及宗族二曰宴安鴆毒當慎
之三曰賓客之奉莫豐饒四曰諸尹諸長嚴禁賄賂
且不可玩物玩物則人乘其所好而諂諛五曰禁奢
靡六曰儉不可過度七曰不可親近商賈小人也
王常免小過故左右郎中所貶黜者鮮矣凡中臣之

得推皆由人主之不明終王之世給事中之得寵者不過加納小笠原有馬淡谷松下數人而其人皆質直而於下故諸大夫群有司無為中貴人得罪者所以臣民皆懷其德也

膳夫依田政次嘗失王之精進羞魚本邦之俗賤皆崇佛法

其祭祖考也並去魚肉而用蔬果已亦終日食蔬素俗謂之精進王嘗嗜魚每食而

盡之此日纔食之蓋王知膳夫之得罪故如少食之而徹之既徹而政次悟之大懼趨告列相乞罪列相入見以聞王曰膳夫固有罪矣雖然自失之者

罪亦甚矣列相不能復言頓首而退是以得免昔者憲王之世膳夫有矢之者憲王大怒賜之死政次以故為己罪當死而因王一言得活終身不忘其德王殂之後每忌日輒拜謁其廟雖風雨寒暑未嘗怠云

王嘗田獵于品川猪之傷者至王所常愛之殺犬進而噬之王恐其傷使大人避焉犬挺身與之鬪郎中土岐某走進射之過中犬土岐懼乞罪王顧左右曰夫固欲射猪而誤中犬犬不幸而斃非其罪

也。又嘗放鷹於葛西，從卒誤觸戟於王頭，大懼伏地叩頭。王曰：勿使執法知也。凡田游之日，有過失者，王輒曰：勿使執法知也。故執法御史若在傍而聞其言，則遽辟之為不聞者。

王嘗謁大廟，天新雨，途泥濘甚，前驅之持受佩刀器者，過跌仆卧地，不覺投之。既還，有司曰：佩刀重器也，持受之器者，若手釋之，法當死。王曰：夫實過跌仆，且余不見其手，執之是必豫設心者，乃執之。王即位之初，謁增上寺園寢，見警蹕之士俯伏良久。

曰：如此則何得警非常。自今以往，車駕既至，即稽首過，即可牽首也。其俯伏瞬息之間，而可若不則不稱其職，因責其長。

西城夫人嘗如隅川，命閔東稅使伊奈忠達治道。時十一月無百花，伊奈走百計募求花草而種之堤上。既而王聞之，弗悅，曰：婦人固不解事。今仲冬，千林搖落，百艸枯萎之時也，使其視自然之風色，而可何以募求不時之花草，而一時娛目乎。公主若以為此地常如此，則教之非也，而可乎。

王嘗游于廣尾里、途過于赤羽橋、忽見新渠、鳧鷗集、後捕之樂焉、遂將渡中橋、陪從者見之、皆將遷、王問左右、衆何為、對曰、殿下如廣尾、每從赤羽橋、而今將度中橋、故衆且遷也、王曰、余忘之矣、夫君人者、雖小事而變常不祥也、且既命道路矣、違之失信也、信國之寶也、若失信則何以御衆矣、乃還而從赤羽橋、

王長九尺許、多力而好勇、故能化孱弱之風而復剛毅之俗、嘗游于戶田、遽命從臣為逐禽之儀、衆倉卒

應命、一無所過、王大賞歎之、賜時服、時太子好猿樂、參政為太子問衛將水野忠英曰、子屬士有善鐘鼓管箏者否、忠英為人有游俠之風、直對曰、我屬皆既騎射、字刀鎗、亦無有好俗樂、弄淫聲者、參政有愧色、蓋化之所及也哉、

王嘗謂給事中澁谷曰、聞聞太子善舞、禮稱威重、舞象有從來矣、且舞能動搖體、血脉流通、弗生病、亦養性之術也、雖然、屢舞不知節、則玩物喪志、余之屢田獵、非樂之也、率衆用師之道、舍是則無以習矣、且

屬士風熟武藝、將於是乎在士人懦弱浸向剛毅、皆職是之由、不然則徒罷赦兆民、從己之欲、豈君人者之所為哉、近日諸侯往之效之、天下悉知武備、今雖曰國家太平、而尚未至刑措不用、獄訟亦不為少矣、動有大辟之罰、使余有江南之泣者、皆由余不德、一日萬機、何以詠歌舞蹈、以愒日怠偷哉、余宅位于今二十年、不數年而將使太子總余師、太子既即位、則宣撰良臣任之、憂民如朽索之馭六馬也、可不慎乎、洪谷以告太子、

凡諸侯大夫以下、以奢縱聞者、王必以時抑制、猶不悔過自新者、不獲已罪之、姬路侯正奔與尾公宗春友善、常與飲于青樓、悅媚高尾者、既而以數百金贖之事、覺佐倉侯召其行人問焉、且詰之、行人頓首謝曰、彼婦也、實寡君之乳母所生也、初不及知、既聞之、不忍舍之、於是乎不辟世嫌、捐數百金而贖之、佐倉侯以聞、王曰、行人有辭、乃赦罪一等、不削封、而易其位、立世子政一、而收都邸、移篠池別邸、政一立無幾、徙封於高田、惡地也、蓋所以不削地而貶

之也

王有繼絕興廢舉逸民之志如藤清正福島正則平
岩親吉等並國初之名家也有故皆國除王乃求
三人子孫而此之邑並為朝士其餘如此者尚多矣
徵處士之有一技者此之俸祿為士儒則青木文藏
天學則猪飼西川書則細井知慎計吏則野田某
等是也

佐倉侯乘邑為首相其為人勇有氣力嘗謂苟欲富
國家非武健嚴酷惡能成功乎於是用法益刻元文

而悅之
從士命
而獻之
其明佐
倉侯命
江都尹
召花草

二年六月度支少監神尾春英為司農性巧慧而
能為王家興利是時府庫既充實猶辟土地埋河
流以尽地力一以資實為事王及佐倉侯以為能故
在職未數年賞其功益秩五百石王孫嘗游于郊
外途視花草主以常價此之其獻花之日隣人未其家
賀曰王孫適視子花而悅之必有厚賜主人亦以
為然置酒飲來者既而賜價如常大失望為隣人
笑佐倉侯之得謗以此類

延享二年春祭神祖於紅葉山召伶人於京師萬

舞于庭、禮終、他日宴諸侯於朝、又使伶人萬舞于庭、
宮中幃幔、障為伶人裝飾之所、諸侯以下、未視
障中、伶人患焉、告御史、以告參政、乃命前驅之、
士黑澤清守之、禁視者、既而水戶支侯及二三侯至、
將視之、黑澤禦之、強將入、曰、汝不識寡人手、對曰、識
之、君宗室貴、公孫也、借使三公之尊、親至弗聽、
若有強入者、臣以死御之、侯怒、告列相、黑澤不敬、乃
命監察御史詰之、黑澤不屈、王聞之、曰、宗室者人
之所畏也、夫不畏彊禦、可謂甚得警衛之旨也、賞之

賜銀五十兩、

是年九月甲午、王傳位於太子、太子立尊、王曰、
太王橫須賀侯忠尚、為西城相、太王即位之初、從
故事、封尾公弟於梁川、既而將不封宗室三公之庶
子、故先不封王子、見其意、然尚恐其懷不平也、既傳
位之後、召時列相佐倉侯正亮、時乘邑既罷、徙封山形、館林侯
武元、二侯、悼王即位之初、並為相、謂之曰、今尾紀瀧三公有庶子
而稍長、前朝皆封其子弟、然不可世之、相仍如此也、
今欲但與爵而不封之、夫若心私待封而不得、則失

望矣、不如預知之、武元宗族之支孽也、私告朝廷之
意於三公、武元受命、傳之三國之相、

寬延四年辛未五月、太王有疾、使館林侯侍疾、六
月疾大漸、召館林侯、散遣左右、所言皆不可得聞、蓋
詭天下之事也、武元之祖清武者、甲府清揚王之庶
子、而養於朝、士越智喜清者、即文王之母房也、以
故少為相、初為太常時、王屢召使殿、勉勵之、悼
王即位之初、擢為相、故太王囑附之後事也、乙酉、
太王殂、閏月乙卯葬寬永寺、

野史氏曰、國初之政、質之敝、民蠢而野、故中葉
承之以文、文之敝、奢而巧、憲文之間、可謂文敝矣、

德王起于紀庶子、身嘗險阻艱、自知民之情、偽
慨然有志於善治、故承之以儉、興士風、抑驕奢、振廢
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宥罪戾、節器用、內外無
僻寵、從諫如流、以開言路、教化大行、終致國家富強、受
民投昏、天下無冤民、用人適其可、士精其能、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功先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偉
德、漢孝宣矣、

續三王外記卷之二

惇王紀

惇王者德王之長子也幼名長福長易名家重母大久保氏正德元年辛卯十一月己亥生於紀藩德王既承大統享保九年甲辰十一月乙卯立為太子年十四太子少好內多內寵德王恐其損天年也嘗謂之曰治天下者過尔優逸折其勇敢之志而有不堪事之憂宜信於小管離宮田獵勵志勤力也太子奉教驟遊畋焉又欲使知民情如吹上觀

聽大理之訶獄

延享二年乙丑九月戊午^午王即位年三十有五初

德王之將傳位於王也相佐倉侯乘邑以王性

懦弱而多病請廢之立庶子宗武德王不聽遂傳

^{字無一}一王以故怨佐倉侯即位踰月罷佐倉侯削秩万石

收居邸繼憂憤成病而卒其子乘佑立移封山形

十一月天皇使久我葉室兩巫相賜王命

三年九月賜田安一橋兩王子廩米各十万苞四年

六月詔以一橋王子宗尹之長子重昌為福井侯宗

矩之養子蓋太王之志也

田安王子宗武怨不立嘗數王短而諫奏使其侍

醫草之太王曰凡諱國惡臣子之分也宗武表疏

不親草而命侍醫夫既知之則必語其所親矣而相

告語則世人悉知之豈孔子答陳司敗之意哉四年

丁卯八月命禁其朝見居深室使都御史石河政朝

監其弟因侍醫於其邸居頃之王子悔過自怨自艾

月光太夫人時之言之及寬延二年五月命許其朝

而犹不許入見久之遂赦其罪一橋王子宗尹亦怨

不立嘗謂人曰、今王及田安公並生於紀藩、寡人
獨生於王城、宜立而今不得封侯、不亦左乎、

即位之年、召大阪留守山形侯正亮為列相、移封於
佐倉、三年丙寅、太常棚倉侯武元為太子太傅、移
封於館林、明年丁卯為列相、

四年丁卯、八月癸酉、板倉修理殺熊本侯宗孝於朝、
於是罷朝儀、熊本侯既絕、以聞、太王為不聞者、命
左右曰、速羞之飯、傷而殆絕、得飯即甦、左右趨告
于相、列相及命大官吏進熊本侯食、在朝之人不知其

生死、往往相聚喧擾、忽視羞飯以為侯未死、於是命
官醫二人從侯而退、尋使謁者如其邸問疾、又使列

相佐倉侯正亮訊且撫焉、錄是世以為侯不死於朝、

或云諸侯為人所害於朝則法當削其地而敗其嗣幽修理於岡崎侯、踰二日

告熊本侯薨、於是賜修理自尽、初板倉修理暴虐、
其老前島某與參政板倉勝清密謀欲廢修理而立
勝清之庶子、事泄、修理怒將誅前島、前島出亡、勝
清乃命修理臣禁其朝、修理益怒、將殺勝清於朝、
因偽泣、告其臣受勝清命者曰、我將從參政之命、致

仕則終身不得見。王君臣之美，自有父子之親，故一見君而後致仕，則所願足矣。衆聞之，哀其志，遂許之。癸酉朝，潛求勝清而不得。熊本侯如廁，修理以為勝清，擊而殺之。熊本侯容貌似勝清，且其朝服之章亦類勝清之章。時修理以為今日實千載一時也，於是不得，則無得之期。心中急迫如狂，以故誤及此。其臣坐負勝清之命，使其主朝。棄市者一人，外給使黑木，閉清坐以熊本侯門客從之於廁，臨難走避，放逐王之為太子也。娶伏水親王女比公主，公主薨而後。

幸其

勝梅溪氏，梅溪氏名幸，皇人黃門通條之女也。元文二年夏，生王孫幼名竹千代，更名家治，是為浚王。遂以梅溪氏為貴妃。王多內寵，貴妃恐其生惑，盡之疾也，亟諫，不聽，却疎斥而官閉之。雖太孫不得相見。王既即位，太王憐之，使列相、梁侯、忠、恭、參政，加納，久通和之，乃赦之。太孫為母子如初。延享五年戊辰二月庚辰，貴妃卒。是年改元寬延。

竹翁主之膳夫水野某，取化貨於賈人，養其子偽己子。

而為游手小股某嗣子、又取賈於唐士平山某、以其子偽已孫、事覺、小股出奔、不知在水野、父子坐欺罔、縣官並賜死、潦亟、粕谷某取貸以商人子為所生子、既仕為士、數年、至此敗露、亦戮、先是如此者、俱有之、自後乃止。

寬延二年己巳、五月、命諸稅使、行均稅法、賦稅固有制、然年有甚、豈凶不能均、於是校數歲之中、以為常、不論甚、豈儉、而均定賦稅、故謂之均稅。

四年辛未、改元寶曆。

二年壬申、九月丙子、月光大夫人勝田氏薨、夫人文王之妃、章王之母也、性謙遜、有器局、章王即位之初、朝議以為母以子尊、其宗族宜為列侯、昔

憲王以本莊氏為列侯、從故事、不亦可乎、夫人固辭乃止、章王殂、及德王登極、夫人又辭諸侯、贈賄而弗受、其宮在半藏門內、嘗在其宮觀、視乞人裸體過、時方嚴冬、夫人見而哀之、為共衣、自是乞人裸裎者、日來聚觀前、夫人乃多製衣、褐衣、一與、既賜者、又裸體而至、夫人記之曰、小人狎恩、不知厭食、不復

與衣夫人少美姿貌。文王登假，問部詮房出，及
章王晏駕，德王入承統。德王亦蒸馬，是以
德王及用節儉，夫人之宮其費用不改。曰：德
王用儉之初，命減藤太后宮之費，過半而月。光大
夫人官仍舊。王嘗合太后之將立館林侯，而喜
大夫人之立已，故待二官如彼，所以報也。

王信任佐倉侯正亮，一委政事。正亮為人朗俊，有本
其為大理治獄，能為鈞距而察微。大罔忠相每推之，
然少仁愛，非宰相之器也。多興利以佐費，稍樹私

利，受諸侯問遺，而聽其請^諸賄^賂，亦行寬延二年。莊內
侯忠寄為列相，是厚貨佐倉侯而所得也。或云：時卷
說莊內將有徙封之命，侯聞之日，薦羞於佐倉侯。其
臣憚人口，辭弗受。於是日輸其直，佐倉侯以為莊內
侯欲特進，然不可遽為特進，故奏為相。筑前侯繼高
者如水長政之裔也。藩屈於大國，而如不得上爵，繼
高竊欲進爵，乃為其子重政娶薩摩侯女菊，是竹翁
主之出也。將藉是得所欲，因貨佐倉侯及侍中給事
中而求之，皆利重賄，遂勸王進爵一級，繼高立五

十年、歷事三朝、詔旨以是為口實、忍侯正允其父祖世為列相、而正允未得謁者、凡諸侯非歷謁者、太常大坂留守京北大尹等、則不得為列相、以故數賂於列相及侍中、求謁者、佐倉侯奸喫茶之儀、忍侯有名器、佐倉侯欲之、忍侯甚愛其器、而不得已、獻之、是年果為謁者。

太王之移西城也、先驅九十人從焉、及殂、佐倉侯謂先驅本非世臣也、一人歲俸二十四斛、五斗月俸、五人之餼、并九十人奪之俸祿、則一歲得米二千二百八

十六斛、大省費、於是擇仕過三十年者九人為游手、其餘八十一人皆奪俸為庶人、共數十金、使各自離散、因所仕之年數有差、夫雖小臣牧圉而無罪奪俸、國初以來所未嘗有也、時人謗之曰、太王之在世、求諸侯粟而食小臣、而今奪之俸、其為死君子、奪俸者皆至東、獻親王訴之、親王恰之、亟因列相請之、終弗許、佐倉侯之為政、其苛刻如此、人往往怨讎、嘗有以爪為梟首之狀、夜潛置之其門、傍加木、大書曰、正亮、近日為政甚不仁也、而欺君虐民、是以梟首之

世戒也。佐食侯不少介于意。其日朝語之稠人中大
笑其大度亦如此云。

王素多病不能日視朝。前朝以未列相參政面
奏政事至此每以給事中告之。因茲其出納。王命
者頗有權。然有大政輒得面奏。王多嬖臣最愛即
中大岡忠光擢給事中。無何賜勝浦邑爵列侯。以
內侍兼參政寶曆七年丙子遂為侍中封嚴築。先是
累增秩此為二萬五千石。擢傾列相其秩僅三百石。
一世而共國初有汗馬之勞者。匹嬖幸之臣超至貴。

重元祿以後復始于此。初給事中高井某與忠光
有寵高井卒。王又嬖郎中田沼意次益秩為給事
中。其後郎中稻葉正明亦嬖焉。遂為給事中。皆掌出
納。王命司農松平忠陸之子某為郎中有寵。王常
使之束髮。王或日出未起。某入其帳。發其被起之。
王懶作事梳髮者每憚之。独某強之。其寓直之日不
齋被枕外給使問其故。答曰。宿直者親衛殿下也。
何以脫劍佩而熟眠于我。固將不寐。是反似激厲世
者以公廉所稱。

大岡忠光能慎身承順人主意深得其微指王語
言嗷吓雖左右郎中時有不解焉凡每有朝親命之
事輒忠光代王言嘗春日遊于園顧左右言左右不解時
忠光既退左右恐違其意也走問忠光聞之直
曰奉衣是殿下必惡風也從之王果欣然衣之
忠光解王意如此自王在西城及今未嘗一日
離側所以得寵而貴顯也故事列相參政限月輪
次聽政是謂直月忠光既為侍中列相參政皆因忠
光奏事故直月既畢則贈魚於忠光謝之以為常

王之為太子也奉太王命驟游畋然多病不好游
行太王既歿漸怠惰之心生不復出畋游且謁
先王廟多使列相拜謁之王小便頻數嘗謁東叡
山園寢事畢出其外門俄欲旋還駕於親王房凡車
駕既出山門而還前朝所未有也於是謁大廟之
日於馳道權造廁於三所內大匠王之謁東叡山之
日一於神門內一於斜橋門內一於山門謁三緣山
之日一於外櫻門內一於虎門內一於山門又嘗正
月三日夜宴王與宗室三公獻酬禮未畢王遽

起如廁、時猿樂工觀世賦高砂四海昇平之章、故事
此夜王與宗室獻酬、樂工賦此章不及他章、故及
王復座再賦之、是非內宴也、列相參政諸侯大夫
悉列居、執法在前、御史在後、嚴禮之中、有此事、於是
人皆知王之多病也。

寶曆四年甲戌、頒行新曆、名之曰寶曆甲戌曆、自
貞享乙丑至此行保井等哲所造貞享曆、至往年癸
酉、六十九年矣、推步漸有差、至此更命改治新曆、
是年經營東叡山、混本中堂及二王門、使米澤侯重

定助工役、土二王門昔年回祿、今新作之、其費不貲、
米澤君臣憂之、其太夫人尾公宗春之女也、是以私
訴之尾公公乃使腹心之臣說佐倉侯、侯曰、謹受命
矣、乃分命小倉侯忠總、助二王門工役、米澤侯之所助、
獨中堂已、世人是以知王之委任佐倉侯也。

八年戊寅、西京公卿德大寺櫻井壬生以下十七人
坐專脩武藝、並受譴、或流或禁錮終身、初丹州處士
有竹內式部者、少好學、厭賦賦之苦、有四方之志、室
曆改元至西京、教授受業者眾矣、終接于播紳之間、

亟講書微風喻之公卿聞之者生冰望之志或學射
或騎馬日講武事既而事發覺皆為敗黜馬執式
部送之東都下廷尉收之其罪不至死逐之

王雖多嬖寵而起家列侯者獨巖築侯忠光一人耳
其國除者三人列侯植村某郡上侯賴錦參政本多
忠英也寶曆四年番郎植村千吉為朝比奈萬之
助所殺親族匿之告千吉傷疾厚因請後凡疾病而無
子請人之子為後者法使監察御史臨其家察病者
存亡必視病者躬自印其表而後許之時監察御史

依田政次政次 德王時為膳夫累遷為監察御史

又遷為臨千吉宅視他人易千吉卧簣徑走還告都

御史於是命大理鞠問其親族坐誣縣官千吉宗家

植村某邑除植村氏秩一萬二千石邑千上總勝浦給事中三浦某没

入其田宅其餘連坐者眾矣郡上侯賴錦用姦吏賦
稅無藝民不堪命明黨比周來東都侯列相莊內侯
出要轎而訴之侯未之質郡上侯怒捕訴者眾之又其
別邑越前大野郡有白山祠其主祠教十人狎為
其長主祠上村豔前共杉本左近爭長訴之曲在

豐前吏受賂不質之左近怨望至東都訴太常本多忠
央忠央曰是列國之獄不可超訴官府也乃屬諸郡
上侯怒下之獄私貨太常忠央請罰之太常許諾
又內賂告列相田中侯正珍亦諾寶曆四年沒
入左近以下其黨八十九人之田宅而逐之越地每
至冬大雪寒不可耐也時十一月左近以下并其家
人郁五百餘人不與簑笠而逐之時雪霏下老幼
婦女惜不知其故號泣之聲聒數里皆不堪饑寒東
西離散有乞食道路者有數世素封之富而未嘗知

艱苦者一朝而為乞人視之者識與不識皆為出
涕左近冤結六年八月復至東都遮列相佐倉侯轎
訴之七年七月又要館林侯於路訴之於是命大理治
之八年十一月獄成郡上侯坐不能治其國且專刑
幽於森岡侯國除參政本多忠央坐為太常時私
聽其請奪邑幽於津山侯國司農大橋親義與知
之故奪其官沒入其田幽於中村侯國都御史曲淵照
親稅使青木某連坐皆罷列相田中侯正診知之然
歸罪於其謁者石井丹解逐之而身罷相杜門而已

郡上民以結為黨，訴其君之罪，棄市者數人。白山王
祠上村，豐豆前當死，其他放流數人。郡上姦臣大辟二
人，流二人。逐者數人。左近以下其黨，無吝，悉歸鄉為
主祠如初。

太王既捐館舍，紀綱稍之殘弛，風俗漸向奢，且權貴
之贈遺，年之增長，中秋賞月之宴最甚。巖築侯邸，
此夜尊酒喜魚，餠餌如丘陵，至蒼頭婢妾無不醉飽。
九年己卯，列相議一切辭諸侯之贈，弗受。獨其國邑
土物及為慶吊遺者受之，且禁美服，列相自禁其從。

者衣縞紗而並衣繒絹，如此一年餘，又稍之受贈，
賄無何復故。

十年庚辰三月，橫須賀侯忠尚薨，侯為人心慎密，
德王之時為參政，其季年為相，出入禁內，二十有
七年，未嘗有過，在相位忘其勢，盛岡侯嘗使行人貢
方物，故事列相見其使者，親受其貢，時列相有政，使
謁者見之，行人曰：不見相公，弗獻之。監叱之，行人固
執不可，終不貢而退。監告其不敬，而請罰之。列相將
聽之，獨橫須賀侯曰：夫行人為其君不畏死爭之，夫

秉國均者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而罪忠於君者何以
勸人臣見危授命乎自今以往天下皆陷陷諛而將
不忠如之何罪之衆議即定其正議皆此類也

四月巖築侯忠光卒忠光起家列侯常侍 王側慎
身媚其意終身不驕人至爵位益尊節操愈謙嘗謂
其世子忠喜曰寡人幸於中郎至封侯忘故而驕人
不義也汝為嗣侯無效寡人而可也然性貪財無厭
其為侍中權傾朝野諸侯之間遺悉及其臣忠光起
于卑賤無世臣及為列侯遠徼窮巷之處士聚四方

亡命之徒充諸臣故其臣皆篳門圭竇管籥屢空
無幾皆富于他家承嗣大夫是時列相命其臣無受
諸侯貨而忠光獨弗禁世人非其貪濁

今茲 王年五十病亦日漸五月丙辰傳位於太子
徙居二城尊之曰太王列相高崎侯輝高為其相明
年六月己卯 太王殂七月丙午葬增上寺

野史氏曰 惇王多病少視朝以故常侍訶言得威
權然終 王之世左右官官不得出一言毒於宰相
雖宗室大國而莫之敢問然矣是蓋因 神祖綱紀

弗頽弛。德王之遺沢猶存也。而列相頗得其人。佐
倉侯之俊才。館林侯之方正。橫須賀侯之慎密。與
共輔翼王室。守成天下。休息乎無為矣。

續三王外記卷之二

續三王外記卷之三

浚王紀

浚王者、惇王之長子也。名家治。母梅溪氏。元文
二年五月庚戌生于西城。幼名竹千代。惇王即位。立
為太子。幼而穎悟。能誦詩。各學。各劍。皆能之。其嬉戲
常弄風箏。風疾絕其索。則有愛之色。人或詆之曰。太
子生節儉之世。習与性成。昔者章王之幼也。好風
箏。既乘風。則故斷其索。以為樂。可謂有臨四海之
量矣。而今太子幼而愛惜。區々之玩物。登人生之度

乎他日太子謂左右曰疾風則勿弄風箏也余非愛之也若墜之街中則市人必舍其業奉之卦尹府夫以余嬉戲使人含業曠日無乃不可乎聞者稱其風惠嚮詆者聞之心中竊愧

寶曆四年甲戌十二月、惇王為太子娶閑院親王之女五十公主六年丙子七月丁亥公主生女名千代十一月丙戌將使謁山王祠未明馬門外林祭酒宅失火西北風急延燒數里及築洲而熄是以不果行時人曰翁主必不壽矣將拜祠火發不果是天預

示弗祥也及明年夏果天

寶曆十年庚辰夏五月、王即位立五十公主為后

王謂列相曰余始臨位卿等皆前朝之輔佐朝夕納誨以輔余余德有闕必補之正之莫少假也議者聞之以為太平可立致

九月天皇使柳原廣橋兩丞相來賜、王命

十一年辛巳二月、列相佐倉侯正亮薨正亮實不死於是有隱慝若發覺則罪不可測故以薨告以免于戾後有見其微服過市中云世子正順立尚弱老臣

用事正亮為首相、擅權數年、世惡之、凡諸侯皆置行人、
人、以使奉行、王政共其職、貢列相不置之、佐倉侯新
立、更置行人、宴其同盟之行人於其邸、諸行人偃
蹇不遜、傍若無人、侯使人遺肴核於宴席、客或偽醉
者、蹴而覆之、是時、國家將營繕日光山陵、寢佐倉
大夫謀曰、我取怨多、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不如
請助日光山之工役、自散其貲實也、則憾有所歸、皆
以為然、且曰、捐二萬金則可濟也、既而其費過十萬、
先侯所蓄五萬、其半則稱貸而益之、大愆于素、悔之

無益

十二年壬午、給王子重好廩米十萬石、為閑內侯、賜
邸於清水門內、王子則、惇王之庶子、三浦氏之出
也、

十月、妃津田氏生王子、名家基后以為己子、立為太
子、津田氏名千尾、頗有美色、善弦歌、其父貧賤、每使
為士人之遊山野者、賞會朝臣、津田信之之父千尾
族父也、憐之、取以為己子、而使事後宮、王見而悅
之、因幸之、遂生太子、信之亦因茲得遷為給事中、明

和八年八月戊子、后閑院氏殂、津田氏專寵、安永三年立為夫人、

十三年癸未、筑前侯繼高之世子重政卒、十二月詔以王子宗尹第二子為其嗣子、賜名治之、

十四年甲申春、朝鮮王遣使賀即位、享之禮終、使者還至大坂城、四月甲午、對馬譯士鈴木傳藏殺朝鮮都訓導崔天宗於客舍而亡、乙巳、執之、檣州小濱大坂留守忍侯正允、送伴使岸和田侯長住、駙告東都、乃使監察御史曲淵景漸往大阪、按察之、較系傳藏於

獄、而請泣於韓客、五月癸丑、誅傳藏於木津川口、月正島韓客三人泣焉、丁巳、信使解纜於大阪而去、初傳藏與崔天宗相惡、天宗嘗鞭傳藏、因怒及此、難顧、猶有微意矣、然不可知、

是年改元明和、

王立寵、給事中田沼意次、踰于前朝、累增秩為万石、與相良邑、賜爵列侯、以給事中兼大理、意次巧慧習事、能得人主意、王之為太子也、河越侯凉朝為太傅、及登大位、為列相、故事百官視列相於朝者、皆稽首、

首俯伏過之、田沼意次嘗視河越侯於朝、趨而過之、
不拜、揖之、河越侯召其同僚、咎意次不敬、意次啣之、
王效前朝之弊、不日視朝、奏事者常因給事中、以
聞、時意次有寵、河越侯畏讒、稱病、明和改元、春頻求
罷、王素愛之、而不而不得已、許之、既而河越侯謂人曰、
寡人不咎意次不敬、則恐終以為常也、若以為常、則
我使相威不立也、寡人一世也、宰相百世也、豈畏嬖
人而使相威不立乎、於是固請罷、其明年復為太子
太傅、在位三年、又移病請罷、尋致仕、蓋侯欲乞罷

意次、不可、故不得已、乞已、庶風之、王不悟、而終為意
次所誤、可勝惜哉、

明和二年乙酉、造方銀、文曰五匁、以三換一方、全民
不甚便、既而又更以純銀造方銀、以八片換小板一
金、與文金銀並行、安永改元、始行、

猷王之時、鑄寬永通寶錢、自是治鑄相繼、然比初所
鑄、較薄小、至享保之末、鑄鍊錢製作粗惡、文字昏昧、
以後不復鑄銅錢、而鍊亦大半雜鉛鈔、故隨手破碎、
或為火災所焚、或沒水中、至明和之初、海內見行錢、

最鮮矣。是以錢貴極。一方金直不能千。五年戊子命
更鑄黃錢。文尚用寬永通寶。背文波浪。其質類大漆
錢。稍粗。徑寸。重可一錢五分。一當小錢之四。與舊並
行。歲鑄之數百萬緡。由是錢稍之賤。及安永天明之
間。一方金直千五六百。於是錢賤物貴。

明和三年丙戌。有上變事。告知士山縣大貳藤井右
門謀不軌。其黨共數百人。散在四方。小幡侯信邦與
知之。初大貳以善兵聞。從之受業者衆矣。小幡老臣
吉田玄蕃津田賴母相友善。既而藤井右門至。自甲

州容于大貳所。右門善劍。受業者益衆。日講武論兵。
右門與竹內正庵正庵者。惇王之世。接于平安公卿之間。
勸之武事者。即式部變名也。於是拘小幡侯及大行
人織田信榮於其宗族。織田信舊邸。執大貳右門以
下其渠魁。而繫之獄。數鞠問之。無明證。而独可疑者。
詳圖東都。王城以是講習攻城之術。是為犯大禁。
云。明年八月。獄成。梟首藤井右門。山縣大貳於鈴
原加木焉。流竹內正庵。收小幡侯信邦封土。及居邸廢
之。立其子信淳。既而賜諸奧羽中二万石之地。秩如

故無城之地也。削織田信榮官而立其子，流訴者三人以其無明證而謾告大事之罪也。其餘連坐者尚衆矣。

五年戊子十月，使田安公之第二子豐丸為南松山侯，定靜養子更名定國。既而使其三子為白河侯，定邦嗣子更名定信。八年辛卯，王子宗武薨，世子治察繼立。四年而薨，無子，以其太夫人在，故弗廢其邸。又弗除其俸，諸臣皆如奉事太夫人。及天明六年丙午正月，大夫人薨，尚不廢其邸。

九年壬辰十一月丙辰，改元安永。

王欲從故事，謁日光山陵，寢明和六年朝諸侯戒其期。既而八年秋后殂，九年春驪山下大圓寺失火，南風急，延燒數里，遂城中。列相參政諸侯之邸，第悉焚。都城雖無恙，街衢第宅所餘三之一。是以弗果行。及安永五年丙申四月，竟行。甲寅發駕，戊午謁陵，寢。戊至自日光山，列相館林侯武元、高崎侯輝尚、濱田侯康福、相良侯意次、參政上田侯忠順、水野忠友、從馬姬路侯忠以南、松山侯定靜、殿列相安中侯勝清。

及下脫
字

居守其儀皆如享保中之儀唯減諸侯從者及兵杖
曰三之一耳

王寵田沼意次日甚明和四年七月益秩為二万石
侍中賜黃金若干城相良居焉六年巳丑八月益秩
五千石爵比列相九年壬辰正月又益秩五千石為相
尚攝內侍并故所食三萬石權傾中外安永六年丁
酉又益秩七千石時館林侯首相其為人方正嚴毅
固守旧章有人謂曰君封多惠田易之以善地無益
邑之號而有人多之實君為相數十年王亦以其

前朝之功臣敬重君異乎他相若請之必報矣蓋早
圖之侯正色曰夫館林之地昔在憲王龍潛時藩
屏于此吾祖清武以從宗室之後封于此及寡人之
也一旦雖移封而無幾復封則抑有以也縱有詔寡
人將辭之豈地之肥磽是論乎其人愧而退意次是
以憚之及益秩之命下將辭之武元曰子秩未及五
万德庸嘗有命曰秩不盈五万石者或因其積
勞可益邑也且王命一出弗受不恭莫大焉借使殿
下過賜之子以正議辭之彰君之過於天下而獨潔

其身弗若受之也。意次感慨淚下曰：受君之賜也。意次之父意行嘗仕于紀，既而徙。德王入繼大位，為朝士，遷給事中。意次幼而為惇王郎中，遂擢給事中。今王即位，亦有寵累，迺至與政，而獨不厭食，欲行媚于內，固寵竊求津田夫人所識之女為已妾。時使如後宮候夫人，其至也，侍女及婢妾皆有贈遺，既而其弟田沼意政自番郎遷為一橋相，實不次之遷也。是時一橋之王子宗尹既薨，世子治濟立，意誠卒。其子意致自監察御史擢繼父之職，且其親族姻婭。

悉為顯官。給事中水野忠友、松本侯正直之胃也。松本國除更賜其子正周七千石之邑，相繼至。忠友欲得封侯，而雪祖先之耻，厚賂意次，且養其第二子為已嗣，名忠德。於是為參政，賜爵列侯，益秩為一石，無何侍中封于沼津。意次又為其孫龍助聘縣河侯，資受之女，既而資愛亦自太常遷為參政。繇是列相以下百官皆無不求媚於意次。獨館林侯方正，王亦敬重之，不名，常稱西城叟。以其邸在西城下也。故終其世，意次未敢專。安永八年己亥七月，館林侯武元薨，意次自

是無復忌憚。王亦以政事委意次。百僚皆敬事。意次事無大小。因意次白決。時高崎侯輝高代。館林侯為政。濱田侯康福為次相。皆充位而已。

初相良侯欲其子為謁者。謂館林侯曰。君為相最久矣。世子宜就職也。館林侯辭曰。吾兒尚弱。且今諸侯長者以人子充職。則眾皆失望矣。如此誰不解体。於是意次不得遂其意。及館林侯薨。相良世子意知為謁者。尋為參政。

熊本侯之醫。有池原雲伯者。汎治四方病者。人以為

良醫。其為人奸佞多狡。數一朝致為臣而去。在江都市中。業醫。深結相良。嬖臣伺其動靜。能稱其旨。因得準官醫。朝見相良侯。獎之。王亦以為良醫。遂賜歲俸二百苞。為侍醫。太子嘗疾。雲伯曰。夫人必有所壅。閒湫底。而后生疾。治之莫若游行而節宣其氣也。於是太子驟游于原野。安永八年二月丙子。放鷹於驪山。其將出也。色如上雲。伯及左右強之。果塗而疾病。既還大漸。其明丁丑薨。及己卯。祭喪。三月甲辰。葬寬永寺。謚孝恭。

太子太傅忍侯正允免安永九年庚子六月列相安
阿部豐後守
中侯勝清朝而疾作遂不起勝清板倉作渡守德王之季年為
參政 惇王之時為太子侍中及 今王即位為列
相出入禁闈都四十有餘年以其老切之臣相良侯
忌之是年奉勸 王使勝清從田勝清受命謂其人
曰老而從田獵則大疲勞休不得不疾意次已亡館
林侯又欲亡寡人乎是年果薨往年正月命館林侯
從田既還無幾脹及七月而薨故安中侯訃欲代之曰寡
時忍侯患脹臥蓐數十日聞安中侯訃欲代之曰寡

人祖考世為相及寡人世弗得則異日何顏見祖宗
於地下朝得之夕死可矣於是賄相良侯數百金相
良侯私諾而忍侯脹日漸因服瀉濟下利強除脹而
朝是月即為相五閱月而薨明年辛丑春世子正敏
立年五十三曰我老矣非超遷則不得至相於是深
樹善於相良侯重貽之故是年為謁者先是館林侯
武寬襲封踰期年然後為謁者議者以為其先侯為相
三十年武寬以其嗣速就職既而忍侯正敏襲封僅
數月為謁者於是人知其非父之勞也忍侯別邸在

稻荷渠其隣則相良侯之別邸也意次嘗欲廣其邸
忍侯知之既而稻荷渠火延燒二邸忍侯因欲贈其
邸墟於相良侯法不得私贈之乃與相良臣用事者
謀輸其邸墟於官府王果賜之相良侯相良侯不
出一金而益其邸大德之十二月忍侯進爵四品故
事列相之嗣及年五十則為四品忍侯既已過五十
進爵固其所也不知者以為相良侯之所為也忍侯
尚賂相良侯是年改元天明及四年甲辰遂得為大
阪城留守相良侯既得益別邸地新築宮窮極華

麗因將請夫人津田氏享之與巷伯某謀對曰是豈不
可者某當與同僚議而後反命也退語依田政次政次
不肯事遂寢相良侯恚之自是政次稱疾請罷

松平京太夫

高崎侯為首相行事皆因相良侯決天明元年辛丑

上毛農民有請權本國及武藏所織之繒絹而征之
七月許之四方高賈不便將不行踰月除此法縫匠
後藤某尤已出西國糴糶之符原賂高崎侯乃命
諸侯及高賈行此法諸侯不可欲閒糶及九月高崎
侯薨江都仰西南粟歲數百萬石皆閒之糶每將

如凶年四年甲辰冬列相議罷此法高崎侯為政僅三年其所令皆不可行者以是為天下笑初館林侯之為政也有上征賦之法者受之弗報時朝廷有上富國家之策者雖害于世者其勢不得禁之故侯一切藏之久之擇弗害於民者一二而許之若少有害者聚其贖而封之及他年悉禁之故世無知其德者館林侯薨無何高崎侯益秩萬石并故所食八分石夫館林侯為相三十有餘年而益秩僅七千石高崎侯為相至此二十有餘年而益秩萬石是實厚賂相

良侯所得而非以勞所得也高崎侯既薨濱田侯為首相沼津侯忠友以侍中攝計相初濱田侯求為列相而以其世國于濱田備邊故不得就職乃賂有勢者移封於古河而為太常既而遷大阪城留守卒入為相而移封於岡崎然不如濱田之沃土明和六年養其支族分為朝士者以為子更名康定康定前田氏之子而為濱田支族某之嗣者也又以其女妻相良世子意知因深結驩而得復封濱田使世子康定就封其邊鎮既為首相又欲益邑更賂相良侯遂得

益秩萬石、故高崎侯濱田侯為首相、並為相良侯所
輕蔑、君子曰、濱田侯欲居其贍之地、專私求之、舍祖
先之封土及職掌而得之、濱田富饒而古河瘠土也、
故移封於岡崎、猶不如濱田、因養他姓子絕祀、而後
復封於濱田、凡所為皆宮私之事、人輕蔑之不亦宜
乎、

王性好畫、工榮川典信、其子養川惟信及永德高
信、日侍側、王亦善画、既而以典信父子比官醫之爵、
画工之貴自是始也、意次嘗以為今主當使無聞年

豐歉、世之災變、且無使之讀、昏親近儒生、見前代
與亡、今殿下幸好画、當以是消日、使無暇及他、若聞
世之災變時之盛衰、心知憂懼、則吾侪自失權矣、是
以使左右近侍無言世間大小之事、若有言者、中之
以危法出之、為外官、少府郎山村良壯好讀、昏嘗白
王曰、世有三河後風土記者、詳記神祖創業之
始末、殿下見之乎、王曰、未知、於是良壯懷之時
之讀之前、王每聽之、朝服正色拱手而聽、曰、不圖
世有如此之昏、相良侯聞之、俄出之、自是郎中皆懼

意次莫敢言故 王以為四海無事無凶饑世無
災變先是諸州稅多聚歛培克北民苦之飛驒百
姓結為黨圍稅使大原某之府脅之因告急東都命
近國諸侯鎮撫之既而黨與悉解散其他百姓犯有
司者在之有之 王皆不知之

王之世諸侯以下益邑者不多列相則館林侯武元
原秩五万四千石增七千石高崎侯輝光原秩七万
二千石增一万石濱田侯康福原秩五万石餘增一
万石安中侯勝清原秩二万五千石增五千石田沼

意次起家列侯累增秩至五万七千石水野忠友
原秩七千石封侯增二万三千石給事中則稻葉正
明秩七千石累增秩至一万三千石賜爵列侯其他
僅益之者左右郎中及度支計吏十數人耳

王二男二女太子家基津田夫人之出他妃生一男
生二年后生二女一曰千代夫一曰万壽生十三年
薨後之官無復產子安永四年養田安先公宗武
之女種而子之天明元年閏九月庚申立一橋王孫治濟之子豐
千代為儲貳更名家齊 王有弟清水官之王子

重好也、宜立而無慧也、相良侯勸王立豐、千代其意
蓋謂王萬歲之後、已為丞相以擅政、於是迂一橋相
田沼意致、為太子給事中、以為已輔翼、意致原秩八
百石、至此新為二千石、并官田、為五千石、
三年癸卯七月、淺間山大自發、倍以南毛武二州、雨
灰沙三四日、沙土積深者、平地尺餘、晦冥、晝暗、人家
皆燃燈作事、殆絕行人、若行者張傘、戴笠、火之發也、
有声如雷霆、火焰如電光、其声聞數十里、既而其北
面崩、拆泥水暴發、自大祿山至五龍津、而流没村落、

林木數十里之間、蕩然如洗、死者數千、乃祿河浮屍
蔽水、凡田野、過沙淤、為不毛之地者、數千頃、既而雲
烟不歛、關東諸州不見日數月、禾稼都不升、大飢、
市中米每四斗、直小板一金、奧羽最甚、仙臺津、輕封、
道、殫相望、独莊內、嘗每郡縣置倉廩、貯三年之食、故
士民並得不餒、實寶永以來之災也、是年十月、震大
阪城門、焚其障院、有司令諸侯及群吏、吊王室、議
者曰、我王為民父母、而視數十人死、恬不為意、大阪
城、非王城、而僅值災、則使諸侯吊焉、可謂冠屨失所、

矣、
相良侯求欲無厭、賄賂厚者皆得所欲、故諸侯以下
大夫士府史胥徒及高工商有所求者、傾產贈之、所贈
不啻侯、其臣用事者皆累巨萬、天下知有相良侯而
不知有王、百官有司無不懼矣、相良君臣雖有姦如
山、執法御史弗敢治、諸侯如有不求官達者、相良侯
故誂之、其先或為特進、或為列相、參政者、則使人謂
之曰、君為功臣之後、不日必為先君之職矣、豈可弗
願之乎、於是無不亦動心、既而又使左右心腹之人

密語已推轂之狀、於是不得不賂、是以諸侯日負
相良侯日富、

相良世子既為參政、不可父子同官、天明四年春、補
繕築洲別邸、使世子居焉、三月己卯、新衛郎佐野政
言殺意知於朝、參政縣河侯資愛、米倉昌晴共退、
而不救之、諸直即將執之、米倉昌晴號之使守闈門、
既而都御史松平忠鄉趨至、執佐野政言而繫之獄、
相良侯怨資愛、昌晴不救之、祕其死、其明日朝、与列
相議罪人、王聞之曰、意次今日猶朝乎、相良侯聞

之遽退至四月發喪於是賜政言死賞松平忠鄉益
秩二百石監察御史二人坐不捕之免既而未倉昌
晴為太子少傅尋卒縣河侯懼使巧言者辭謝相良
侯厚贈解說之因茲得脫

是年五月召京兆大尹笠間侯負長於東都其至也
相良侯先使人謂之曰君之為相未可知也或將傳
於西城笠間侯乃重賄相良侯求為相相良侯又使
人謂太傅壬生侯曰朝廷召笠間侯將為相然思召
數年之勞殿下之意未決若速行貨於內則得相

在一日二日中敢告壬生侯曰謹諾而私其人曰是
將使寡人重賂也雖然寡人既在相位亦何求卒弗
賂笠間侯早為相

十一月己卯彥根侯直幸為丞相德王以來闕之
弗置九丞相爵在列相之上國家之政無巨細皆決
于己彥根侯賂相良侯以數千金求之故其職掌
不從國故但與聞政事而已故名丞相而實均參政其
與相良侯行則不敢並行雁行媚其意時人嗤之初
相良侯欲以其女妻列侯井伊直朗直朗者彥根侯

之宗族而閹閹之胃也。以故忌其門地之昇賤。從之則為瀆祖廟。不從則懼讒慝之口。君臣不能決問。彥根侯之曰。是何難。世之買妾者。不論其種族。苟以妾為妻之心。娶之。雖士庶之女可也。况相良侯乎。直朗意乃決。當時聞之者。稱彥根侯之大器。既而直朗為參政。彥根侯亦由是得為丞相。於是世始知其專利人也。

相良侯竊欲得大坂城。使其大夫井上良矩私往觀其形勢。其發東都諸侯皆使之者。郊勞盃棗盈逆旅。

車馬塞驛路。殆絕往來。所過都邑。悉郊勞。既至大坂城。時忍侯為留守。贈^{郊勞}賄享宴之禮。盡備且延之城中。使之縱觀其宮闕。

大坂天下之大都會也。大富豪富之所輻湊。諸侯有用不足。則遣計吏稱貸焉。近日不償者眾矣。豪懲之弗貸。於是財滯不流通。諸侯愈益窮。天明五年己巳。相良侯命大坂尹佐野政親使眾豪出數萬金。以其所出之金。囑附於其主。使諸侯各就其主貸之。且使豪輸其所獲于諸侯之息。七分一於官。益或勸相良

侯使行之以為是豪貸諸侯一也但如此則假王命以
貸焉諸侯不得不償且官府亦得實甚得策
矣眾豪以為雖有王命諸侯尚不償則必亡母矣
而我則不得不輸子於官也是名為諸侯實取吾儕
之貸於官府之術也不如不貸諸侯而務市賈以
其贏餘輸官之為愈也明年丙午六月又令諸國主
祠主僧及農工高限五年每春出金銀而輸官府以
是將貸諸侯名曰融通金其額每田十頃出銀二十
五錢錢厘肆每六尺出銀三銀既過五年而後官償之

因命江都尹收都下厘肆諸國囑其君王官之邑
囑其稅使收之癸卯凶荒以降農民悉窮逋租者
甚眾諸稅使固憂之尚且有此命知益不可收諸國用
事者亦病之都下凶之轉相告語無不頻顛矣
天明改元之後天災荐至二年壬寅七月關東地動
小田原尤甚毀人家若干三年癸卯淺間山災且大
饑途有餓莩六年丙午正月至二月江都數大火疾
風日起火發必延逸數里都人士皆若坐芒刺官命
街衢警言夜甚嚴都下四達之道摧為閭門及夜闔之

不許謾往來有行人則擊柝逐之諸侯邸第各自命其臣子徹通夜不絕非有急故則皆不出門故道路少行人五月至六月霖雨過三伏不識暑皆袷衣若絮衣或小暑至而終不至汗翻漿七月申寅至戊午驟大雨丘陵崩者數處利根河洋溢漲數丈許踰大堤而入陸堤決數十處下總上毛武藏悉為巨浸矣下總閤宿尤甚水入城有死者既而大水隨流而下汎濫于江都沒木莊人家溺死數萬人王親登城樓遙望見水沒屋而哀之下樓召列相命捐數百金

而周之列相退議相良侯曰浸水之禍不如火災之甚也罹火者尚不賜金乃矯命貸之金以十月收之衆得之曰今者用之至十月收之則其所貸不過三月及期若不得償則反得罪矣不如今不用而全封還呈也

六年丙午八月王有疾衆醫百計不驗相良侯進日向陶菴若林啓順二醫二醫嘗因相良侯得朝見者也丁亥召之診脉庚寅命啓順獻藥此日賜二醫俸米為侍醫會王飲其藥嘔吐怒黜二醫并惡相良侯

初相良侯欲採金於芳山又欲埋下總印幡詔開墾
並旣載事其他有獻苟利國家之策者皆容之故江
都尹總計官以下爭獻富國家之策販油鬻紙者皆
征之是民生日用之物其價倍蓰舊自淺間山之禍
以來米疏不滋殖其價增貴又征賣金幣者以數萬
金凡賣幣者並受權衡於街長不得私造之至此衆
高憂征收權衡者十三四寶曆明和之間米價賤由
是酒價亦賤其薄者斗酒直四五錢癸卯凶饑而米
酒價稍貴今年詔使諸州酒家減釀本酒家皆賂吏

獨減公釀私釀如旧而以為口實價愈貴斗酒直
二十五六錢其醇酒者三十錢至五十錢乃高賈益
貨殖士民愈窮王皆不知及其始疑相良侯近侍
悉告之王益怒立下詔罷採金埋沼及融通金之
令初意次聞王疾大漸欲入侍側若晏駕則矯命
不與已者悉敗黜以大張威福近侍知之阻而弗
欲強入近侍某起色曰公不聽我則方命也時近侍
比周謀刺意次之心知其有非常懼而退自是稱
疾不朝癸巳列相使人風諭之周請罷戊戌許之此

日給事稻葉正明罷且削其秩三千石、日向若
林二醫俸為庶人、二醫解褐僅九日而罷、時人笑之
或云庚寅王飲啓順之藥、暝眩、壬辰殂、左右給事
中與列相議祕、王喪癸巳、矯命禁意次朝見、己未
罷融通金等之事、丙申風之使請罷、丁酉上表、戊戌
許之、則意次之敗、豈非王意也、而世無知其是非
者、時尾紀滬三公與列相議決事、既列相以下為
意次之姻婭者、並絕婚、斬好、沼津侯忠友、歸其世子
忠德、而絕交、人訕之曰、沼津侯阿附意次、與家立身

及其得罪也、歸其子而見非其黨、人情之輕薄一至於此乎、九月戊申癸、王喪、十月庚戌葬寬永寺、
野史氏曰、浚王幼而穎悟、既即位、數年天下莫復
是非者、蓋館林侯受德、廟之遺詔、彌縫之、王亦
任之弗疑也、李年則任用田沼、意次賄賂並行、及旧
功之大臣、尋歿、意次無復忌憚矣、奉同排異、興利之
臣、繼踵而起、徃之行新法、天下多事、百姓苦之、遂流
毒於後裔、王固仁愛之心有餘、而為意次所蔽、不
得使其沃加於民、謗讟大興、王常在深宮、不知之

以為四海無事臨其終少悔悟雖欲悔之弗及豈弗
惜哉

續三王外記卷之三終

浚王紀附錄

太子家齊既即位閏十月己巳削相良侯秩二万石
收居邸丁未移居筑洲別邸市人皆惡之猶怨其罪
不足途或有以瓦礫擲之者此日殿司農松本秀持
削秩之半為游手蓋以意次之黨也秀持秩五百石
給食二千五百石并三千石一朝僅為二百五十石云
天明七年丁未三月太常福山侯正倫為列相
四月大阪城留守忍侯正敏卒太常佐倉侯正順代
之忍侯一阿附相良侯欲不久而人為相既而相良侯

賤黜且世變風移賄賂不行又無由為列相遂生疾不起

從往年米價踊貴至今年五月貴極精米每斗直小板一金自是無常價或一斗八九升或一斗五六升直小板一金而都下無見米都人皆糶豆麥而食之吏失救恤都下冠大起白晝至穀肆毀戶牖衝入蹂躪米穀及財用南芝里北至淺草里無所不至矣於是命吏嚴逐捕賊黨而發倉廩賑救窮民既而都下穀肆皆開戶不販市人之日買米甕良殮者無由得

食大窮六月命關東稅使伊奈忠尊救餓者忠尊乃差吏於諸州募求蓄積且詰都下賈人使出其所祕藏之米而悉買之以貸市人市人繇是得不餓

江都尹曲淵景漸罷石河政武代之政武為人廉直不畏彊禦昔者為京兆小尹以忤相良侯罷者也先是其所屬之士卒皆受賕政武為尹欲除旧弊逐姦吏二三人其餘嚴戒之自是衆吏競中清廉市人大悅

六月庚戌詔以一橋王孫治濟之第二子慶丞為

田安王子之後諸臣始安

乙卯白河侯定信為相殊命位在他相上侯則故田安王子宗武之第三子而為白河侯定邦嗣者也為人好學勉者奢靡自奉儉薄食不重味常衣溫袍年三十有餘其才大超眾嘗曰吾稱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國者不事斯語則安能為君因著國本論具述民庶之疾苦稼穡之艱難及古今利世安民之要與大垣侯氏教故列相館林侯武元第四子為大垣侯之嗣子本多忠籌加納久周友善皆寡嗜欲以清廉所稱

十月又削相良侯二万七千石收相良城即日移稻荷渠別邸易其位使嫡孫龍助繼立於是秩僅為万石王之在一橋邸也有阿者大崎者朝夕腹育王及王入西城從為監宮有寵田沼意次私謀復相位由大崎貨後宮大崎悅重賂亟復王王有將復用之心事覺因遷罪之且遂大崎後宮恚之比周請免歸白河侯曰後宮有請免歸者許之可然而奉後宮請之是為比黨國家有法比黨者有常刑衆知之而後請之乎宜審問之也蒼伯以告衆監宮衆

懼自是不敢言免歸

白河侯以英才資求治國家以正風俗得人才為先
於是嚴禁止諸侯以下贈賄請詔一無所聽先舉加
納久周為給事中踰月以本多忠等為參政九月
丞相彥根侯直幸罷八年戊申二月吉田侯信明為
侍中三月郡上侯幸寬完為參政是月沼津侯忠及罷
四月濱田侯康福罷先是福山侯正倫稱疾求罷吉
田侯為列相五月本多忠等為侍中六月京極高久
為參政於是歷仕前朝者列相則笠間侯貞長壬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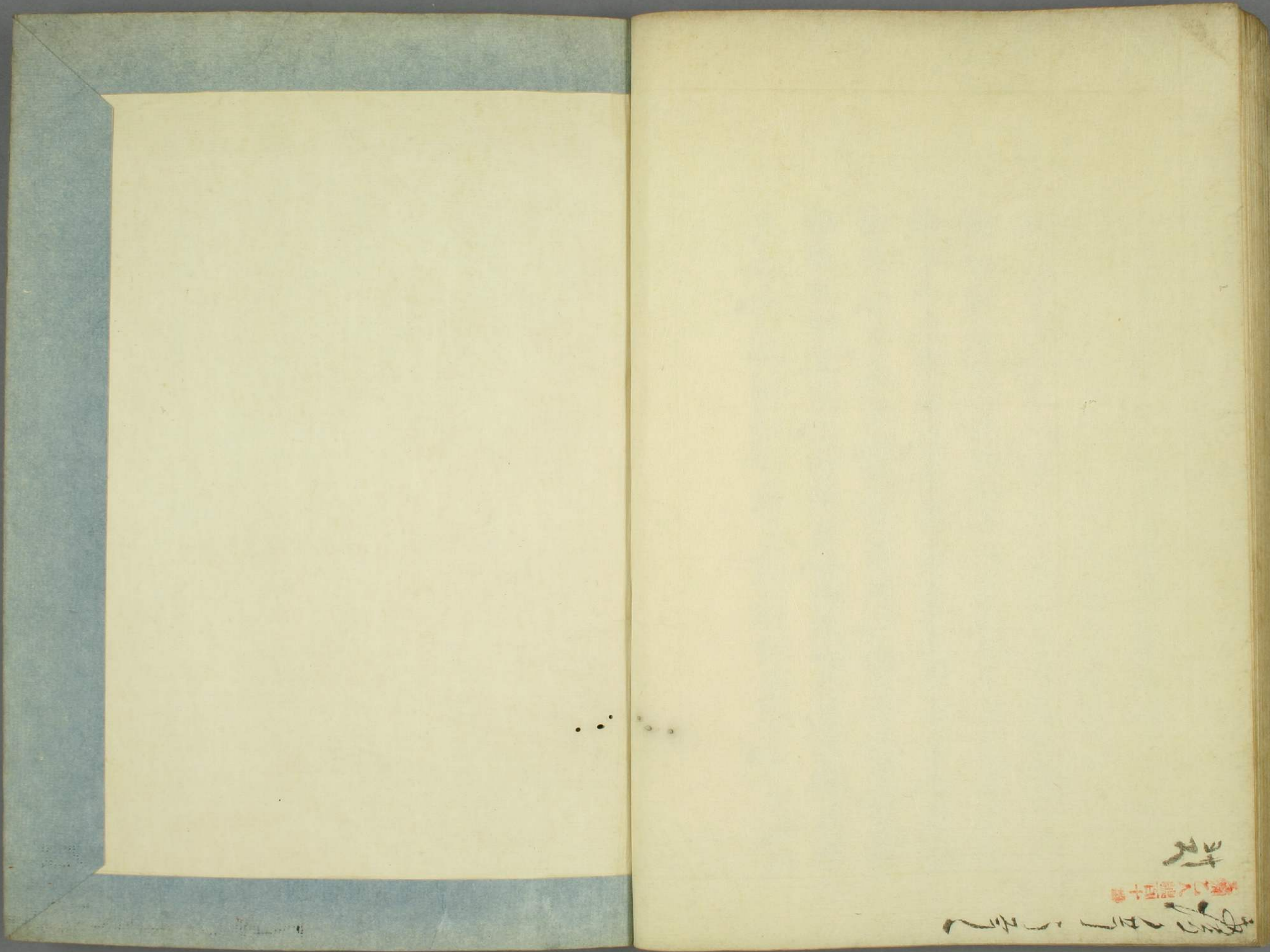
侯忠意

初名忠孝
更忠意

參政則縣河侯資愛山石城侯

信明并伊直朗也相與協和貶黜有司貪暴而奉
用廉直吏風大化贈賄無所受諸寄無所聽賞諸
侯之惠民用節儉而罰事奢麗般樂怠教戒諭
諸士講武學文教化大行兆民安如也

畢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a red seal and characters.

藏入圖書十冊

式

物五十二

